

生活杂记

第一堂吉他课

简平

我报名参加圣华教育的吉他班学习，那是一对一的教学，我觉得这样学起来比较可靠。我的课被安排在每周日下午四点，一节课四十五分钟。我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冬末的阳光格外明亮，我穿上一套深蓝色卫衣，戴上一顶棒球帽，背上吉他，骑了一辆自行车“绝尘而去”，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，我顿时感觉回到了白衣飘飘的年月。

我到达后，由于前面一位学员的课尚未结束，于是我便在走廊里等候。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，我想，他会不会是位很冷面、很严苛的人呢，因为通常酷酷的吉他手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印象。后来，我见教室的门开了，里面那个下了课的学员正在收拾东西，可老师却不在。这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，由他妈妈陪着。他问我是陪谁来的，大概他想有一个同龄的伙伴吧，当我告诉他是我自己时，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我问他，老师在哪儿。他说老师去休息室了。他的妈妈正对着黑板拍照，那是他今天学的课，我瞟了一眼，是加拿大名曲《红河谷》。他都学到这个程度了，何况还拜师在前，我便很虚心地对这个小“学长”说：“以后我要向你多多请教。”

老师来了。他自我介绍道，他姓肖，过了年就虚岁五十八了。肖老师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倒是慈眉善目，和颜悦色。我怕他对教学有压力，因而上来就跟他他说：“肖老师，您不要对我有所希望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过吉他，我学得成学不成都无所谓，您完全不用在意，我只是图个开心。”肖老师笑了。他鼓励我说，一定学得会的。他问清我的年龄后，突然眼里放光，说在这里学吉他的都是年轻人，他们更加喜欢当下流行的歌曲，所以他都没有机会唱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，而他自己正是在那时候出道的。说着，他拿起我刚刚买来的那把民谣吉他，调完弦后，开始自弹自唱，



作者在练习吉他(作者供图)

《一条路》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外面的世界》《跟往事干杯》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……弹着吉他唱歌的肖老师太酷了，他有些沙哑但带着磁性的歌声掀开了岁月的大幕，我有些恍惚，也有些感动，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我的第一堂吉他课。

在这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吉他的六根弦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，我将最粗的那根弦称为一弦，把最细的那根弦当作六弦，用大拇指把每根弦一一拨过去。现在，肖老师告诉我，要把六根弦的标号倒过来，最细的是一弦，最粗的是六弦；一弦是用无名指勾弦的，二弦用中指，三弦用食指，都是勾弦；六弦、五弦、四弦才是用拇指拨出声音来的。我试着用右手勾弦、拨弦，肖老师在一边下着指令：二弦、六弦、三弦、四弦……可是，我还是常常弄反了，一弦当六弦，勾弦当拨弦。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听到吉他在我手里发出了其特有的美妙的乐音，我心满意足，极有成就感。我对肖老师说，我今天就学这些吧。肖老师宽容地点了点头。

肖老师讲课时，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画琴谱，六根琴弦和指板上的品位点成了琴谱上的一根根或横或竖的线条，很是直观。肖老师布置了回家作业——他让我用手机把黑板上画的琴谱拍下来，回去照着操练。忽然，他想起什么来，又画了两个琴谱，一个上面标了左手的手指按点，另一个则标了三个手指按点。他有些神秘地说，这是两个最常用的和弦，学会了就可以弹唱了。我乐颠颠地拍了下来。后来一想不对啊，这不就是要急着上第二堂课的节奏吗，可我不着急，下一堂课，我还得先把右手拨勾六根琴弦这事儿再整明白。我笑着跟肖老师道别，心里想，我的课还是由我自己作主吧。

书海泛舟

“麦陇香”牌匾书法赏析

余龙生



麦陇香牌匾(作者供图)

牌匾(招牌、匾额)书法，就是题写在牌匾上的名号文字墨迹，是书法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。

旧时的牌匾书法，大多出自名家、官宦，或贤士、尊长之手，帝王御笔钦赐的也不少见。牌匾书法有明显的特点，即字数少，标志性强，因此通常所见的牌匾，多为醒目的擘窠大字，古称榜书、署书。随着不同书体的衍生，篆、隶、正、行、草诸体也逐渐见之于牌匾书法。此外，牌匾很讲究装饰，于精美适用之中彰显文化内涵。

一幅幅名号不同、书风迥别，并且形制各异、装饰讲究的牌匾张挂于殿堂庙宇、店铺宅第，还有寄意点景的亭台楼阁之上，自然形成了牌匾名号与书法艺术相融相合的人文景观。这种传统文化现象，绵延到今天，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曾暗自遐想，早先走街串巷、观光览景的人，是不是在驻足观赏，或瞥一眼随处可见的牌匾书法的那一刻，就觉得自己有点文气，有点雅兴？

牌匾文化历史悠久，古今相沿，所以存世的不同名号的老牌匾颇为常见，举不胜举。在古城安庆，“胡玉美”“余良卿”“麦陇香”“柏兆记”等久负盛名、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老牌匾更是广为人知。

始创于清光绪18年的“麦陇香”，其牌匾上的书法未署名款，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，恐怕无人知晓。

安庆有文史学者曾做过深入研考，认为是邓石如曾孙邓绳侯(曾任民国安徽教育司司长)所书，不过到底底是与不是也无定论。对此，我倒是认为，岁月匆匆，百年过往，如今找不着题匾之人或成憾事，但无妨今人对这幅中华老字号牌匾书法的欣赏品评。

心怀敬意地品赏早已熟知的，但却未曾认真关注过的百余年前牌匾上的书法遗迹，说不定会从那些厚实凝重、充满年代感的点画间，品味出陈年老酒般的传统味道，感受到老旧宣纸上的古墨余香。

就书法而论，直观的感觉，“麦陇香”三个繁体榜书

大字，字体楷书，略带行书笔意。字之风格神韵浑厚古拙，显见碑意；端庄道健，且具颜柳风骨，无造作之态，多严整之美。

细品，居中的陇字体势方整，彰显正大气象，陇字的右部龙(繁体)的右边结构部分笔画变形，以点代横折、横的写法别具意味；陇字左右的麦、香二字中部结构的笔画撇与捺，各自顺势向左右伸展成斜势，而麦字的长撇与香字的长捺皆回锋收笔，使之精神内敛，结字沉稳。如此在章法上也可以说是通篇首尾呼应，浑然一体。

夸张一点说，题匾之人不仅书法功力深厚，而且别具匠心。窃以为，这幅百年老店牌匾上的书法，堪称牌匾书法精品。

南朝王僧虔谓“书之妙道，神采为上”；清代刘熙载云“黄山谷论书，最重一‘韵’字”。细品“麦陇香”，见神采见气韵，越看越有味道，正合古人所言。笔者以前路过店门口或是进店买糕点，也会不经意地抬头看看牌匾上的字，但从未有过现在这样走心的感觉。

更为有意思的是，“麦陇香”店名竟与近千年前的大文豪苏东坡有关。据张健初先生在其《安庆那些旧事·麦陇香字号的由来》文中所言：“‘麦陇香’三字源自北宋苏东坡《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·南园》‘桑畴雨过罗纨腻，麦陇风来饼饵香’一句。”这故事这旧事对我来说就是新闻，之前并不知道“麦陇香”店名是这样来的。我想如果东坡居士在天之灵感知到后世的安庆人这般儒雅，取个店名还用了他的诗句，一定是非常非常高兴的。

品评书法作品还有一点得说：一件好的书法作品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爱不释手，一定是显现在艺术风格、文化内涵与个性特质方面的不同凡响，或者说与众不同，而非作品出自何人之手。所以尽管不可否认书家对其书作的品质价值存在必然的影响，但是在艺术鉴赏的前提下，品评一件书法作品，就字论字才是首要的、必须的。

正是基于上述观点，这里对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百年书法遗迹就字论字，进行解读品鉴。当然，这只是管见。

